

魔鬼还是天使? ——评《盲刺客》中的姐姐艾丽丝·蔡斯

黄秀国

(复旦大学 外国语学院, 上海 200433)

[摘要] 玛格丽特·阿特伍德的小说《盲刺客》故事情节离奇,“俄罗斯套娃”式的叙事方式具有强大的张力,是其代表作。文章从一个全新的角度,心理分析的视角,通过分析“本我”与“超我”的关系解释了艾丽丝、劳拉姐妹之间匪夷所思的感情波折和彼此的对位象征关系。劳拉是艾丽丝“本我”的实现,一个艾丽丝最渴望成为的人,同时也是艾丽丝的“超我”极力压制、排斥的对象。

[关键词] 《盲刺客》;本我;自我;超我

[中图分类号] I106.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9477(2011)01-0051-03

玛格丽特·阿特伍德是加拿大近年来崛起的代表性的作家,女诗人、评论家和小说家。她的作品《强权政治》、《诗选》、《真实的故事》、《可以吃的女人》、《盲刺客》等都很有影响力,其中《盲刺客》于2000年荣获布克奖。

《盲刺客》是玛格丽特·阿特伍德的代表作。小说的故事结构环环相扣,极像一个“俄罗斯套娃”。它的情节分为四层:艾丽丝·蔡斯的老年生活、艾丽丝的回忆录、劳拉·蔡斯的小说及其包涵的外星球科幻爱情小说。每一层故事都是独立的,但是又相互照应构成和谐的整体。作者还创造性地引入了报纸的新闻报道,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直到20世纪末的年月,给读者营造出厚重的历史真实感。同时也平衡了小说里穿插的外星人故事所产生的虚幻感觉,使小说变得亦真亦幻。阿特伍德用重叠的架构也使得初读此书的读者往往感到故事扑朔迷离。诚如作者所言,读者读这本书就像是把头伸进了一个礼盒里,打开一层的餐巾纸,里面藏着的他们想要的东西,却总也抓不住。

一、匠心独具的“盲刺客”

《盲刺客》这个书名有悖常理,让人疑惑。根据小说的故事情节,我们知道“盲刺客”一词出自劳拉(实际上是艾丽丝假托劳拉之名写作)的科幻小说里那个发生在塞克隆星球上“毁灭之城”的故事。“毁灭之城”的伊尼劳人是奴隶,一些伊尼劳小孩从小就学习编织地毯。过于精细的编织伤害人的视力,结果这些孩子在八九岁时就失明。失明后的伊尼劳被卖入妓院,学会了用灵巧无比的手指伺候人,甚至被训练用手指开锁,轻巧地杀人,从而成为刺客。把“盲刺客”作为整部小说的题目,作者是为了讽刺还是影射?小说里批判资本主义里的资本剥削,反对不合理现状的理想主义革命者,亚历克斯,是否就是这样一个盲目的刺客呢?小说里无辜的少女劳拉虽然过着寄人篱下的生活,但是具有强烈的反叛精神。她反抗男权的压制,社会的不公,家庭暴力,但是最终却只得到了欺骗和背叛,一切都徒劳无功。她是否也是一个“盲”刺客呢?她一厢情愿地爱上了革命者亚历克斯。为了保全他,充满宗教牺牲精神的劳拉甚至一再忍受具有“恋童癖”嗜好的姐夫的蹂躏,最终因愿望破灭而自杀。这种飞蛾扑火

一样反抗,悲剧性的牺牲,在以理查德代表的阴险狡猾的力量面前显得盲目而徒劳。小说的主人公艾丽丝为了家族的利益嫁给资本家理查德,恪守着“家庭天使”的规范,低声下气,逆来顺受。但是她的内心里也充满着保全自我,进而复仇的信念。在经历了父亲破产、妹妹自杀的悲剧后,她开始迂回地向理查德复仇。最终她以劳拉之名写成了的著作得以出版,理查德身败名裂后在“水妖号”(他第一次诱奸劳拉的地方)神秘暴毙。这位女刺客当年也曾出于自私的欲念,为了自己的幸福,伤害自己的亲妹妹。从某种意义上说,艾丽丝也是一个“盲刺客”。在英文中她的姓氏 Chase 本意是追踪,她名字 Iris 意思是眼膜,但同时也和英语 Eyeless(视而不见、盲目的)同音^[1]。艾丽丝的名字可以理解:盲目的追踪。玛格丽特·阿特伍德所擅长的含混和模糊处理在此得到了充分的体现。盲刺客既可以按字面意思理解为科幻小说里被累瞎了的奴隶,也可以是亚历克斯、劳拉、艾丽丝当中的任何一个人或者说他们的总和。

二、本我与超我

玛格丽特·阿特伍德作为一位伟大的女性作家,同时也是擅长一个剖析女性心理的大师。小说中的这对姐妹的看似亲密的关系背后,总是让人心怀疑窦。例如,小说中对于母亲临终前将妹妹托付给自己一事,艾丽丝“不同意母亲对事情的安排,但找不到恰当的话来表达”^[2]。照看好动的妹妹让艾丽丝厌烦,“厌倦了承担责任,到此为止吧”^{[2](P120)}。可是她所受的教育,她的修养,还有她作为家中长女对于家庭的责任把她栓在了那个位置上。所以她抱怨道,“这像是终身监禁。说得坏一点,就像是一首挽歌”^{[2](P120)}。她对于劳拉的不满体现在她不经意的举动中。她曾经把劳拉推倒在草坪上,因为“早就想让她和我一样吃点苦头了。对于她总是可以因年龄小而逃避很多事,我简直烦透了”^{[2](P117)}。父亲和母亲把妹妹托付给她,艾丽丝感到像是被套了枷锁无法前行。但是如果据此,就说艾丽丝对劳拉充满恨意,所以在妹妹被诱奸怀孕后不施以援手,而且最终残忍道破事实真相让劳拉希望破灭而自杀,还是有些让人不能信服。毕竟骨肉亲情,劳拉是

[收稿日期] 2010-12-10

[作者简介] 黄秀国(1979-),女,山东潍坊人,山东大学威海分校翻译学院讲师,博士生,研究方向:英美文学。

艾丽丝唯一的亲人,她的亲妹妹。劳拉非常虔诚、单纯、轻信、喜欢理想化。在大部分章节里,艾丽丝一直在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尽一个姐姐的责任。但是,她为什么在劳拉受伤害的关键时刻选择沉默,在劳拉最脆弱的时刻又爆发式地把多年的秘密倾吐出来从而导致劳拉自杀?这一切的根本原因是她潜意识里的本我心理。

心理学家弗洛伊德将人的思维分为三个心理区域:本我、自我、超我。其中本我是意识的最深一层,只信奉欢愉的原则,实现自我的欲望满足,这是所有心理活动的能量来源。如果没有理性的约束,人会因为这种追求享乐的冲动而毁灭别人或者导致自我毁灭。但是自我的约束力量保护了个体和社会免遭毁灭的厄运。自我会通过一个合适的渠道让本我的巨大能量得到释放。实际上,自我是外部世界和内部世界的沟通的媒介。超我实际上是保护社会机制的道德约束,也就是通常所说的生活中更高的追求。超我直接或者通过自我压抑本我那些社会不认可的享乐冲动。可以说,本我是由享乐原则支配,自我由现实原则支配,而超我则有道德原则主宰。从某种程度上说,本我会使我们变成魔鬼,超我要我们变成天使或者完全服从社会规则的人。自我在两个矛盾的极点之间寻求平衡,进而保证我们的身心健康。

艾丽丝和劳拉两姐妹作为两个欲望个体,实际上互为镜像,本质上是一体的。只有将她们的心理欲念合二为一,才能拼凑出一个完整的心理地图。

在蔡斯家族纽扣厂的野餐会上,姐妹两个同时对富有反叛精神的亚历克斯一见钟情。只不过,劳拉对待感情的态度是率真坦白的,而艾丽丝则将这种好感隐匿了起来。结果众人都以为是劳拉在和亚历克斯谈恋爱。纽扣厂失火以后,劳拉先把无处藏身的亚历克斯藏在家里的地下室里,后又和姐姐把亚历克斯藏到了阁楼上。姐妹俩在保护亚历克斯这件事情上结成了同盟。但是劳拉的感情只是一厢情愿,亚历克斯和艾丽丝在这里产生了感情。对于艾丽丝来说,按照本我的欢愉的原则,她当然愿意公开两人的爱情,光明正大的享受爱情带来的快乐。也正是因为如此,所以她羡慕也嫉妒劳拉对待爱情的坦诚和纯真。但是她永远也做不到劳拉这样,因为超我的道德原则约束着艾丽丝的冲动,让她做一个冷漠、矜持的淑女。她只能偷偷地品味感情。这就是她为什么只能让亚历克斯偷偷搬走,在隐秘的地方两人维持着恋人关系。

在嫁不嫁理查德这个问题上,姐妹俩观点上的对立实际上是个体内心的矛盾。劳拉要求艾丽丝不要为了钱嫁给理查德。这实际上艾丽丝内心的真实想法。艾丽丝的爱人是亚历克斯,本我的欢愉原则要求艾丽丝拒绝父亲的安排。但是体现为家族责任和父亲的期望的超我约束着艾丽丝,让她接受这个婚姻。所以她才声色俱厉的说,“我愿不愿意无所谓,这是唯一明智的选择”^{[2](P283)}。这是说给劳拉听得,也是艾丽丝说服自己理由。钱也是她嫁给理查德的一个原因,但不是最主要的动因。劳拉提出要 and 姐姐私奔,工作、挣钱养活自己,但是艾丽丝坚决拒绝了。艾丽丝的矛盾体现在这里:她既不想放弃上层社会的奢侈生活,也要情感上得到的满足。所以她选择了嫁给理查德,同时和亚历克斯保持情人关系。只有在没有意识束缚的睡梦中,她才会“……和他(亚历克斯)手牵手逃难;黄昏时分,我们从着火的房子里跑出来,穿过刚刚结霜的多茬的腊月畦田,奔向远处黑暗的森林”^{[2](P280)}。由此可

见,劳拉的想法正是艾丽丝刻意压制的欲望。劳拉是艾丽丝外化的本我,一个她想做,但在清醒的时候做不了的人,同时又是她想压制的人。

当劳拉因为怀孕被理查德的兄妹强行送进医院进行手术的时候,艾丽丝装聋作哑,扮演了一个对一切一无所知的角色。但是所有的理由都是牵强而不可信的。生活在同一个屋檐下,艾丽丝不可能对于丈夫的作为和妹妹的遭遇毫无察觉。艾丽丝冷漠的真正原因是,实际上艾丽丝潜意识里认同劳拉的苦难和牺牲,当亚历克斯冒着生命危险在战场上作战时,作为他的爱人也同样要付出牺牲。艾丽丝仅仅能为亚历克斯生下一个孩子,其他的什么也做不了。她还不得不和为法西斯服务的理查德同床共枕。此时的理查德和亚历克斯既是情敌,又是大战中誓不两立的敌我双方。这对于艾丽丝而言是极大的痛苦。劳拉在理查德的性侵犯下忍辱偷生,所受的苦难,所做出的牺牲,是艾丽丝潜意识想做的。艾丽丝在本我的心理层次上认可、赞叹这种伟大的牺牲,这种她自己身上不具备的勇敢和无私,所以她不愿意过早地制止。她选择了听而不闻,视而不见,乐得用各种借口为自己开脱,减轻作为姐姐的罪恶感。因为超我层次上的道德约束,姐姐对于妹妹的责任,使得她也不可能对于劳拉的苦难一直不管不问,所以她最终介入了这件事情。这种本我和超我尖锐对立艾丽丝行为的推延根本原因。

在向劳拉坦白事实真相,导致劳拉自杀这件事情上,艾丽丝的做法最残酷。她清楚这样做的后果,这样的真相对于单纯而且较真的劳拉而言是毁灭性的。劳拉自始至终能忍受苦难全凭信念的支撑:她是在为亚历克斯牺牲,为爱情而牺牲,这种牺牲是伟大而崇高,极其宝贵的。但是到头来她却发现自己所作所为都是一厢情愿,她的牺牲就是一个极大讽刺。这是来自亲人和爱人双重背叛使劳拉除了死亡别无选择。如果虔诚的宗教信仰和无私的牺牲精神,使她尚可以体谅姐姐的处境,理解恋人的冷漠,但是她无法面对信念的破灭。艾丽丝为什么一定要做出这样的举动呢?艾丽丝也是身不由己。在那一刻,本我的愉悦原则占了上风。亚历克斯死去之后,作为他的爱人,艾丽丝非常悲痛,甚至渴望随他而去。但是她的悲痛是不能表现出来的,甚至收到了阵亡通知的时候,她都不能表现出悲伤,只能竭力保持平静。她的悲痛无处发泄,但是她必须发泄。她选择的发泄渠道不是别人,只能是劳拉。在面对劳拉的时候,艾丽丝把她和亚历克斯交往的过程完全揭开了。艾丽丝的宣泄,实现了自我心理平衡。但这种自私行为毁灭了劳拉。

对于劳拉的死亡,艾丽丝的内心是极其矛盾的。对于自己至亲的妹妹,她有深重的负罪感,但同时劳拉的死亡也算是做了她想做而又做不了的事情——为爱人殉情。至此,艾丽丝的爱情欲望迂回地实现了。艾丽丝在一定程度上鼓励了劳拉以这种方式结束自己的一生。本我的欲望与自我的约束互相矛盾而又不可分割,这种复杂的关系在劳拉死亡的这件事上得到了充分体现。

艾丽丝是魔鬼还是天使呢?她是魔鬼和天使混合体。她只是一个普通人,有着我们普通人身上的两面性。本我与超我的冲突在她身上交织,小说中一幕幕匪夷所思的故事,只有在剖析了艾丽丝的三个意识层面后才能有合情合理的解释。理查德用贪欲的魔爪毁灭了阿维隆庄园,那个与亚瑟王死亡之所同名的地方,

(下转第58页)

迅速恢复到了120余人,到解放前教民仍然保持在这个数字,但仍与庚子教难之前的近200人的繁荣局面相去甚远。地方政权对乡村社会的严密控制与传统社会近代化所追求的民主化、科学化、商品化等皆背道而驰,产生了很大的阻力。所以处理好地方政权与乡村社会的关系应该是华北农村社会向近代化甚至现代化转变的关键问题所在。

[参考文献]

[1] 乔志强,行龙. 近代华北农村社会变迁[M]. 北京:人民出版社

社,1998. 24

- [2] 刘大鹏. 退想斋日记[M]. 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0.
 [3] 苏志良. 毒品与近代中国[C]. 中国社会史论[M]. 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5.
 [4] 刘大鹏. 退想斋日记[M]. 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0.
 [5] 张德一. 太原市古城营村志[M]. 三晋出版社,2009.
 [6] 张俊峰. 明清以来晋水流域之水案与乡村社会[J]. 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3(2):26
 [7] 九渠地亩册[Z]. 之五府河地亩册[Z].

[责任编辑:王云江]

Rural social change in Jin River Basin among late Qing and early republic —A case study of Ying village

ZHANG Bo

(Institute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Huaqiao University, Quanzhou 362021, China)

Abstract: In the Late Qing and Early Republic of China, the rural community in Jin River Basin has been involved in the modernization as commonly as the other districts in the north of China. There was a village called "Ying" among the rural communities in the Jin River Basin, which is located in the Taiyuan basin, that is, as well as in the north of the Jin River Basin. On account of the location of Ying village, we find it meaningful to study the administration and exploration of the water source in Jin River Basin.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as the turbulence of the society and the continuous development of the market-oriented economy, as well as the emergence of the exotic commodity and new transformed cash crops, moreover as the religious expansion of the Catholicism, and the weakening of the control implemented by the local political power, The social contradiction of Ying village was so aggravated unprecedentedly that this dramatic deterioration was beyond the reconciliation. The main contradictions in Ying village are as follows: Cultivated land was frequently on the turn and without fixed user, but large array of the villagers without land or with small areas couldn't support their families so they had to seek the other approaches to making a living. When the traditional religious activities were prone to be more flourishing, the power of the Catholicism expansion dominated Ying village and become another local authority. In the Early Republic, with the undermining of the local authority in Ying village, the optimum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local authority in the traditional society and rural community transformed into the top-down bureaucratic regime. The motivation propelled the development of society was hindered seriously. This thesis aims at analyzing the concrete conditions of Ying village and also attempts to clarify and reveal the basic direction in which the rural communities in north of China transformed mainly in modern times.

Key words: Ying village; village of Jin River Basin; social change

(上接第52页)

曾经诞生了高雅的绅士、淑女和一切美好的品德。而艾丽丝以姐姐之名,毁灭了妹妹的一切。玛格丽特·阿特伍德借着艾丽丝的形象,深刻剖析了女性的三个意识层面,人物丰满、真实,不愧为经典佳作。

[参考文献]

[1] 郭国良,赵婕. 论《盲刺客》中的存在主义介入观[J]. 外国文

学研究,2006,(5):115.

- [2] 玛格丽特·阿特伍德,韩忠华译. 盲刺客[M].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 113.
 [3] Guerin, Wilfred, et al. A Handbook of Critical Approaches to Literature.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2004

[责任编辑:王云江]

Devil or angel? —On Iris chase in the blind assassin

HUANG Xiu-guo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Fudan University, Shanghai 200433, China)

Abstract: The Blind Assassin by Margaret Atwood with intricate plots is full of contextual tension and can be interpreted from different angles. In this paper I am going to contextualize the seemingly unbelievable kinship between Iris and her sister Laura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sychoanalysis, which externaliz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d and superego. Laura is the alienation of the id of Iris. Laura is what Iris desires to be and what her superego represses and repulses.

Key words: The blind assassin; id; ego; superego